

葉兆言：唯有不停寫作才能刻骨銘心

葉兆言作客鄭州松社書店。

本報河南傳真



葉聖陶之孫、江蘇省作協副主席、作家葉兆言是個為寫作而生的人，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創作至今，他不停寫作，往往一部長篇小說還沒有寫完，另一部長篇小說已經又開了頭。即使年過花甲，寫作之火仍熊熊燃燒，2018年年初，他的第十三部長篇小說《刻骨銘心》出版上市，他憑借該書折桂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作家」。葉兆言告訴記者，他享受寫作過程所帶來的樂趣。他不停寫作不停嘗試，《刻骨銘心》中他在開頭就用了四種敘事手法，為的是證明好的作品不拘泥於形式，而在於創作的自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就在葉兆言來鄭州的高鐵上，他正在為新作《南京傳》收尾，如今《南京傳》已經出版上市。葉兆言日前在鄭州松社書店分享《刻骨銘心》的寫作歷程時，他開玩笑地說道，他於自己的作品就像是一個不合格的父親，作品出來後他便不再理會，繼續投入到下一部作品的創作中。葉兆言是一個有寫作激情的人，基本上這本書沒寫完，下本書已經迫不及待了。「我很少回頭看自己寫的東西。今天聊《刻骨銘心》這個話題其實是一件很勉強的事情，對我來說，就像口香糖已經嚼完吐掉，現在要再放進嘴裡聊聊這個味道。」

寫作新嘗試 致敬契訶夫

《刻骨銘心》是一部群像小說，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南京為背景，展現了在軍閥混戰、日軍侵華的歷史時刻，各路人物在這裡經歷的刻骨銘心的人生。小說初稿於2017年首發於《鍾山》雜誌，後葉兆言又對書稿進行潤飾修改，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爾》等章節段落約1萬字，表現了日軍侵華時南京城的慘烈氛圍，具有濃重的家國情懷。文學評論界認為，《刻骨銘心》是中國原創文學的重要收穫，也是新歷史小說的又一代表性作品。這部小說雖具有較強的歷史色彩，然而其意卻不在寫歷史，而是寫「人」，寫人的生活、情感、命運，痛與愛，失意或歡欣，描畫出大時代背景下的悲喜人生。

對於葉兆言而言，《刻骨銘心》是自己作為一個寫作者「水到渠成」的作品。「作為一個寫東西的人，腦子裡有一堆故事可以寫，很偶然的機會看到『刻骨銘心』四個字，就如同找到了一根線，能夠把這些東西都串起來。有了名字就可以幹活了，一旦開始幹，慢慢活就出來了。」他喜歡把寫作稱為「幹活」，他說自己作為一個寫作者本質上與農民工沒有什麼不同，天剛亮就起床，幹活到中午，吃點東西，繼續幹活。

葉兆言享受寫作的過程，尤其是不停嘗試的過程。他寫作不喜歡列提綱，更不喜歡循規蹈矩。任何形式的限制對他而言都是喪失寫作樂趣的，是他這樣一個追求寫作樂趣的人所不能忍受的。

《刻骨銘心》開頭用了四種敘事手法，一開頭，他着重寫了兩個人的故事，一個是「無性」女人的故事，另一個是一個人去了哈薩克斯坦以後失去「語言表達」的痛苦。葉兆言說，這是他有意為之，是想要致敬契訶夫的《海鷗》。「《海鷗》的開頭特別冗長，是違背一般戲曲規律的，然而《海鷗》卻成了經典之作。」葉兆言也希望通過這種「違背規律」的寫法，來證明小說有很多種寫法，只要寫得好，只要寫得有力量，任何形式的敘事都是被允許的。

寫作就是享受煎熬

《刻骨銘心》20多萬字，寫了一年時間。葉兆言寫作非常自律，他每天堅持寫1,000多字，「我除了過年那幾天不寫外，其他時間每天都寫，我是沒有星期天的。」已步入花甲之年的葉兆言，說只要正常寫作，吃飯也香，睡眠也好，要是不寫點什麼，反而什麼都不好了。「寫作就是熬嘛，這就是寫作者的樂趣。」

他說在《刻骨銘心》創作最緊要的關頭，曾連續工作20多天，每天寫10個小時，以至於每天散步去女兒家的時候都是「飄」着過去的，腦子極度缺氧。很多人勸他寫作不要太拼命，但他卻為此而感到得意，「這說明我還能像年輕人一樣玩命寫。」對他而言，每個寫作者都會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寫到一定程度感覺寫不下去了，但是熬過去之後，寫作就能順起來。在最難熬的時候，葉兆言也曾對女兒說過喪氣話：「這可能是我最後一部長篇小說。」

寫作過程中，葉兆言對每一部作品都認真對待，但作品完成後，他便不再回頭看，而是馬不停蹄地投入到新的作品中去。「我從不過高估計自己，每一次寫作，我都把它當作對以往作品的拯救。」這或許就是支撐他不停寫作的動力。「上一部作品完成後，你知道有不足的地方，只能在下一部作品中去彌補。」正因如此，雖然「著作等身」，葉兆言卻無法說自己對哪一部作品最滿意。「在我這裡不存在滿意這個詞，就像一個父親是不會評判自己的孩子的。一個作品完了就完了。寫作過程中認真不認真，是不是全力以赴最重要。」

寫作不必刻意迎合

有人曾評價葉兆言不迎合潮流。對此他卻笑稱，這是別人誇獎他的話。他只是覺得沒有人能說得清楚什麼是潮流，「別人寫武俠好賣，或許等你寫出來之後就賣不出去了。」所謂潮流是永遠無法追趕的，讀者也是無法迎合的。

《刻骨銘心》冗長的開頭令不少評論家擔憂他會就此流失讀者，但葉兆言卻不這麼認為。在他看來，寫作是寫給與自己智力相當的讀者看的。如果讀者追求的只是一個故事，那不如直接把提綱給他。葉兆言說，現今社會寫作者與閱讀者就像是電燈的兩條線，只有兩條線連接，燈才會亮。讀者不是為了從你的作品中受到什麼教育或者啟發，而是尋找共鳴。

不必刻意的還有文字的細究。葉兆言有着文字和排版「潔癖」，他不能忍受在一頁上面有兩個「但是」，也不能忍受標點符號出現在句子的第一格，更不能忍受在一兩句話中出現多次「你我他」。他坦言這是自己的寫作習慣，有時會在這些方面浪費很多無聊的時間，他勸誠年輕寫作者不必過分糾結於此，「寫作還是一種燃燒，過多糾纏於語文，沒有必要。對青年作家不見得是好事。」



事。」

葉兆言強調，寫作最重要的是要有力量。他最近在讀雨果的小說，每次都會熱淚盈眶。但從語文的角度來說，雨果或許有些囉嗦。「一個好的文學作品不能像火燃燒起來，比起文字的講究更重要得多。文學史上，文字精巧的作家多得很，但畢竟不是大作家。最重要的還是作品的力度。」

文學不是土特產

秦淮鶯歌，燈影交錯，是舊時的金陵。獵獵傷痕，刻骨銘心，是戰時的南京。這樣的南京，自然有最肥沃的土壤來滋養文學生長。葉兆言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的南京人，對於媒體給予《刻骨銘心》「最南京」的評價，他並不太認同。

「我是南京人，但南京只是我『坐』着寫作的地方。文學是世界性的，文學不是土特產，文學談論的是人類共同的話題。」

他說，作家的寫作沒有辦法離開空間。「從空間概念而言，鄭州和南京沒有區別，只是因為我不熟悉鄭州，不好操作，何苦為難自己。」談文學的時候，談論的是這部作品好不好看，而不是說這是部南京小說，或者這是部河南小說。「文學中沒有地域性標準。」

葉兆言一直把自己看成是文學隊伍中一個幹活的人。「幸運的是我能夠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幹活，而不必受制於他人的意願或者想法。」這也是他從不碰觸電視劇寫作的原因，「太不自由。」

人心，才是最難解的謎團——推理小說排行榜三冠王作品《滿願》

書評

文：許信城

在日本，閱讀推理小說之風盛行，每年也會有推理小說排行榜將新出版的推理小說排列名次。日本新生代推理作家米澤穗信於2014年推出的短篇集《滿願》在那年度的推理小說排行榜中獲得罕見的「三冠王」，同時在「這本推理小說真厲害！」、「週刊文春年度十大推理小說」和「最想讀這本推理小說！」三個排行榜中奪得「日本篇」（三個排行榜同時也設有「海外篇」排名）的第一名，備受矚目。該書同時獲得山本周五郎獎並入選書店大獎（日語：本屋大賞）和日本大衆文學最高榮譽直木獎，成績可謂非常不俗。

書中共收錄六篇短篇小說，分別是〈夜警〉、〈死人旅館〉、〈石榴〉、〈萬燈〉、〈關守〉和〈滿願〉，雖然每一篇都是獨立成篇，但六篇作品皆同時瀰漫着沉重的氣氛，直指人幽暗的內心。〈夜警〉講述一名年輕警察在一次執行解決家庭糾紛的任務中被發狂的男人用刀刺死而殉職，他的上司予人感覺冷漠無情，對這位勇敢執行任務而死並被表揚的下屬持有懷疑的態度，整件事的背後到底有什麼險惡的真相？〈死人

旅館〉的男主角前戀人在工作的旅館中拾獲一封遺書，該旅館因為曾發生過不少自殺事件而令它有「死人旅館」的名字。二人要一起努力找出旅館裡三位住客中到底哪一位想自殺並希望能阻止事情發生，但最後卻出現了意料之外的情況；〈石榴〉中面對父母的離異，姊妹二人會跟隨父親還是母親，又為了什麼原因？〈萬燈〉的商場精英為了得到孟加拉的天然氣能源機關算盡，運用周密的方法殺害兩人，他的下場會是怎樣？〈關守〉裡的寫手為了撰寫都市傳說的文章而在偏遠山中的一間小餐店和經營的老太太談話以望能獲得更多寫作材料，而該山過去四年曾發生四宗奇妙的致命交通意外。寫手最後終於能梳理出所有意外事件的共通點，但真相同時讓他震驚和無奈不已；〈滿願〉則講述平日溫柔賢慧的房東太太將上門討債的債主殺害，替她打謀殺官司的律師因為在學時期租住在她的家而很受她的照顧，因此傾盡全力去幫她打官司。律師經過不斷的艱辛與努力後，房東太太突然堅持不肯讓他繼續替她打官司而默默服刑數年。這位溫文爾雅且深受當年仍然年

輕的律師所憧憬的房東太太，她到底背負着什麼外人難以理解的包袱，到底為什麼要殺人？

六篇故事中，筆者最喜歡同時也最推薦〈夜警〉和〈滿願〉兩篇。〈夜警〉作為整本書的第一篇，當時第一次讀完後感覺真的很驚艷，整篇故事氣氛陰暗壓抑，人物的內心刻畫與故事佈局皆很精采。而〈滿願〉作為最後一篇，在內容的深度上是全書中的數一數二，而重點也是着墨於人的內心和價值觀，在讀完後仍會感到有餘味。整本書雖然沒有艾勒里·昆恩（Ellery Queen）的作品那種驚為天人的邏輯推理，但每篇故事都透過推理的點綴描寫複雜難測的人性，同時絕大部分的故事反轉都源於人心，因此有日本的書評家認為本書有推理大師連城三紀彥的作品風格，而連城也是米澤很喜歡的作家之一。其中〈死人旅館〉更彷彿在說，有時再精密的推理，也無法完全推斷人的內心。



《滿願》
作者：米澤穗信
譯者：劉子倩
出版社：春天出版

適逢米澤在今年二月的時候受邀到台北國際書展舉辦新書發表與簽書會，筆者當時也專

程從香港去台北一睹米澤老師的風采。他回答主持人的問題時正經八百，為人同時親切謙遜，而為了是次去台灣他也閱讀了數位台灣作家的作品，可見他做事之勤奮認真。其實在閱讀他的作品時已完全可感受到他這種態度，因為即使在寫不同題材的推理小說，他也能寫得有條有理、絲絲入扣，可見他為了掌握材料而做了不少資料搜集和預備功夫，讓小說的內容更加真實豐富。他這種嚴謹認真的工作態度，實在很值得我們學習。

書介

誠摯的友誼

作者：尚-雅克·桑貝
譯者：尉遲秀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繼《童年》後，法國插畫大師桑貝第二本長訪談+畫作集，感心問世。本書收錄的畫作多數未曾發表，這些畫作為我們的感情深不可測的奧秘提供了清晰的影像，讓人禁不住露出微笑。幽默畫家以懷疑論者的洞察力為我們的大腦聽診，他們沉浸在憂鬱的診斷裡，卻以才智和輕盈遮掩清醒的悲觀，邀請所有人為自己天生的弱點發出微笑，進而赦免自己的軟弱。尚-雅克·桑貝沒有逃離這條法則，他以一貫的親切、調皮、慧黠的筆法提出質疑，追問的對象是導引人際關係的各種規則。

走路的人

作者：谷口治郎
譯者：劉曉陽
出版：圓神



《孤獨的美食家》作者谷口治郎，以自己為藍本，記錄下一趟趟步行中，與心對話的詩意片刻。沒有多餘對白，只有畫筆魔法師谷口先生細膩筆下，一幕幕緩慢移動着的優美景色。讓我們感受到生活中隨處可得的美好，不需要萬丈波瀾的精彩，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用心就能體會的溫柔。書中特別收錄珠玉短篇：〈夢的續篇〉〈月夜〉〈東京幻視行〉。

瘋狂亞洲富豪

作者：關凱文
譯者：陳思華
出版：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



热播電影《瘋狂的亞洲富豪》原著小說。當瑞秋答應與男友尼克一同前往新加坡參加友人婚禮、拜訪尼克的家人，她想像的是一個小門小戶的家庭，並跟這個將來可能步入禮堂的男人共度兩人時光。但她沒料到尼克家看上去就像一座宮殿；比起坐車，她更常搭飛機，而且她即將遇見世上最古怪瘋狂的一群人。親眼見證錢多到能填海的家族實況，她與尼克的感情，正面臨極大的考驗……

野豬渡河

作者：張貴興
出版：聯經出版



繼《伏虎》、《群象》、《猴杯》後，張貴興最新長篇小說力作《野豬渡河》，寫出二戰期間日軍佔領婆羅洲砂拉越豬芭村精彩動人故事。魔幻、詭譎、虛實難分，豬芭村的歷史就是婆羅洲砂拉越的縮影；豬芭村人的歷史，就是一部傷痕纍纍、瘡痍滿目的人類文明史。小說透過圍繞這座村落所發生的一樁樁衝突、殺戮、侵略，糅合地方風土習俗、民間傳說，藉由文學書寫塑造當代華文小說敘事典範，重新建構婆羅洲砂拉越的一草一木。

拾貝人

作者：安東尼·杜爾
譯者：施清真
出版：時報文化



普立茲獎得主之作，八篇精雕細琢的短篇故事，篇篇宛如神話。全書處處歌頌直觀自然之美，卻也不忘藉由主角的目光，時刻提醒世人切莫逾越尺度——美麗的事物往往潛藏危險。杜爾對自然與環境的豐富知識，帶領讀者毫不費力穿梭於非洲的海岸、蒙大拿州的松林、芬蘭北境潮濕的荒原，杜爾勾勒遼闊的地景及生態萬象外，亦書寫人心的複雜。各篇主角大多有些避世，抑或安於艱困的環境，或發展獨特的天賦，但皆能默默敬服於世間種種神奇奧妙，正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微」。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